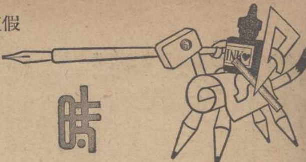
時代漫畫

載量過重！

黃文農作

假使扦子手糧差不清除，老百姓就不了。

—— 載考試院院長戴傳賢在財政會議的致詞中 ——



時代漫電

閱中央統計處編「中央暨各省市行政機關高級人員名冊」（按截至二十三年三月底止）其間各省政府委員主席廳長祕書長一項有空白者（註：如報紙上之開天窗）爲廣東省，熱河省，西康省，遼寧省，黑龍江省，吉林省。東北四省淪陷敵人之手，政府果能鞭長莫及乎，而西康廣東，豈可任手民所漏掛，印象如此，令人惶恐萬狀！

●

報載香港電西康諾那活佛，接見報界授示防毒法咒，謂世界大戰難免，毒瓦斯及其他一切毒物，將遍大地，念此咒可避毒化祥。據最近洩出消息，德法國境密佈死光，將來大戰勝負必決於此，乃不知斯咒果有效力否？

●

報載立法院長孫科談禁絕鴉片，此與經濟問題有關，只須不依賴此項經濟之來源或供養，則立可禁絕，否則一方欲得其供養，一方又擬禁絕，則效果亦僅矣。一言道破。

●

報載五日北甯丁次車到平，中一旅客名顧祖德者，係瀋金城銀行員，其車票爲日觀光局所售，票面注明直達平前門，顧持該票在榆換車到平後，被查出。該票上書零號，殆爲傳出之第一張，路方以總局對直達通車日期，尚無電示，今日方竟提前售票殊可怪。但如顧者又是一個昏饗饗不顧國家顏面的代表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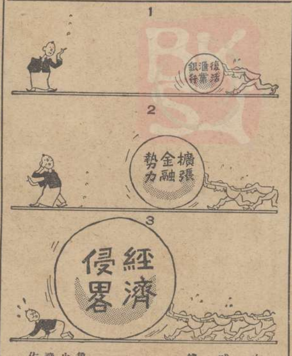
●

無錫國民導報載婦協會對蘇州閶門外民生茶社，認爲是一種半公開制度之娼妓賣娼所在，通知公安局，要求取締，公安局答覆是因爲她們得到娛樂審查會准許的，未便干涉；但隸屬於縣黨部的娛審會的答覆祇是審查戲詞，不負其他責任，縣黨部的答覆更進一層，是：『本黨部當備文通知縣府，轉令公安局遵行，至於結果怎樣，執行權在公安局，本黨無能爲力』。週轉費折，有許多公事的推行彷彿如此。

●

報載監委鄧螺生，以滬第一特區法院刑庭長馮世德推事蕭燮棻鄧葆蓀等，審理宋玉英呈控姬覺彌（原爲僧，與已故富商猶太人哈同及寡妻友善）誘姦一案，於法院規定常例之外，予姬種種便利，有失公平，爰提彈劾，經該院審查屬實。爲貪官把結劣紳包庇徇私之一例。

●



皮球錢　　魯少飛作

失蹤尋獲轟傳遐邇之日副領事藏本英明，於對答首都警察廳長時有言：『……我當時自思，我一身存亡，於帝國及貴國，均無關係，我今重回，貴國無負於我，我亦無負於貴國也……』一萬五千元懸賞，軍警全班動員挨戶尋覓，是貴國無負於外僑生命安全也。而外艦馳入首都，是舉乃輕重倒置耳！信夫，政府搜查標準第四種：「似有神經病狀態者」，天下一般神經皆爲所驚擾不止！

大晚報載判決死刑犯馬根生管阿福任子祥臨刑前，供述既犯綁案，自應服從法律裁判，死而無怨。惟在獄時，常受痛苦，則不能不伸一言，並代在獄犯人伸屈，因獄中囚徒，每有食不能飽，卒致餓斃者，爲恆見之事。更有三十七號及二號兩西人管獄員，輒藉端將囚徒毒打，苦不勝言！請求轉呈政府，以解黑暗牢獄中囚徒倒懸之危，則功德無量云。

報載南昌新運促進會，通函各地，凡違抗新生活者，着游街示衆，如我人不善忘蔣委員長重申新生活化不重強制之言，似覺法多於民何補？

●

報載盱眙，來安，嘉山，滁州，寶應五縣民衆代表向中樞痛陳疾苦：『……鄉間借無可借，賣無可賣，強者殺人越貨，弱者則終日無所事事，甚至將嬰兒投落水中，以免哺食……』一部份民族生存如此危害，難禁憂心如焚。

●

報載嘉善小學教員朱其翔，爲第二區某小學教員多年，欠結薪水不少，匱索無着，迫不得已，乃憤而臥鐵軌輾斃自殺。一般從事於教育事業者，有動於衷乎？

●

報載鄧錫侯在四川生產會議有云：『……有假面具者，應該把假面具除下，永遠讓自己的眞面目，給人們看看……』此則人民當引頸盼望不止，苦盡甘來乎？

●

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王揖唐自東游以德不以力服人說向彼邦演說後，傳聞僞滿產業信託公司任爲顧問，復活滙業銀行又推爲發動主幹人，在日使有吉明口中，王氏赴日未有使命，係參加密宗佛教會。試想日人急性的武力侵略中國以外，不是還有慢性的經濟侵略文化侵略二種武器嗎，王氏此舉果能予中國有何益處？願聞其詳。

海外華工生活素描之一

香檳之黃昏

李寶泉

黃昏時候的一家咖啡館裏，坐着有六個中國人。碰擊了一下他們手裏的玻璃杯，更放到唇邊，先向鼻端前面送高了一些，最後纔同時慢慢地喝乾了杯裏的香檳酒。

『老高，你準定在幾時返國？船公司的日期有沒有去問過？』老張喝了一口酒問。

『還沒有一定的日子。咱這幾天眞感到不安得很，回國後可不知幹些什麼纔行？』老高也喝了一口酒，在縐緊的眉心中顯露出不安的情緒，『離開中國已經十三四年了，對於中國的情形同親戚朋友，怕都要不認識的了。不知回到中國，幹些什麼纔能糊口哩』。

『好在中國一切都很便宜，尤其吃東西』，老陳放下玻璃杯，閉起了眼睛，『假使我的船一到上海，一定先上岸叫洋車拖到剃頭店。以後再進洗澡堂。臨了到酒樓裏吃個醉飽。就去旅館開兩塊錢一天的房間，叫隻小雞做他一晚神仙。這樣一共計算起來也不過十三四塊錢，合法郎只有七八十個』。

『鄒也唔肯吧？』廣東阿姚懷疑地問着，『咁隻毋雞仔，一夜也得十二塊錢哩』。

『十三四塊也就夠了』。上海阿梁側過頭想了想說，『在上海旅館裏叫寫老，一夜要不了十一二塊．七八塊就很好了。酒樓裏算他兩塊裏，剃頭洗澡兩塊錢，再加上兩塊錢房間』。

『的確，在中國一個人吃兩塊錢中菜，就是去掉酒錢，也可以吃得很滿意了』，老張又接上來說了一句。

『兩塊錢一餐飯，再要喝酒，恐怕香檳總沒分兒罷』？老應這時也在第二口酒喝了以後，插進了話頭。

『飲香檳酒兩塊眞唔夠嘅。在上海跳舞場裏，一瓶香檳酒就得由六塊到十二塊哩。外國人開的跳舞場，就唔知要幾多了』，阿姚又用廣東腔接上了話頭，『在阿拉廣東酒店裏飲一瓶，都得要三四五塊噉樣子剛剛可以啦』。

『在中國的洋酒，可眞喝不起』，老陳又喝了一口，『其實我們中國的好酒，也還好得很，何必一定要叫洋酒』。

『在洋酒裏，香檳也就算得上流的了，假錢也得比較普通的葡萄酒和啤酒，要貴得多』，老應又插進了話頭。

「其實中國菜是同洋酒不很配得來的」，阿梁也接了上來，『因為中國菜裏油重得很，所以再好是吃花彫酒。因為熱酒的同油份很重的菜一起吃，就會很舒服。白乾吃的時候雖並不熱，可是吃進肚子以後，就會發燒的』。

『噉飲了香檳酒，有乜唔得一樣發燒發熱嘅嗎』？

『香檳就是價錢貴些，味兒可眞不錯。在法國倒也不見得怎樣貴。只是我總不願多喝。提起了香檳這名字，就不由的要使我心頭作嘔起來』—老張這時向老高和老陳望了一眼，抿緊了嘴想起心事來。面前裝香檳酒的玻璃杯，也不由的用手指向外面推了推。

「噉又為了什麼」？阿姚覺得有些奇怪。

老張這時緊縐眉心：『阿姚不必去追究吧，今天替老高餞行，我們還是痛快盡興纔對』

『你唔講出來，我眞係要有點飲得唔痛快格啦』，阿姚的嘴有些向上堵起來。

『其實講出來大家聽聽，也非常有趣』，阿梁摸摸下巴，拿眼望望老陳和老張，眼光裏露出了希望和要求，『老高今天向我們講罷。在我們是多了一件臨別的紀念，在你則講出了一件藏在心裏不如意的心事，省得多了一種無謂的掛慮，要由法國帶到中國那不是很辛苦嗎』？

『好，我來講』，老高給那天眞而多血的廣東阿姚，向那聰敏的上海阿梁說動了，『只是話多得很，讓我喝些水再講吧。』

『好……，Haro Garcon……，Six Caf'és Noirs』，阿姚很高興地擊着玻璃杯叫侍役添咖啡，『我來請你們每人飲杯咖啡啦』。

『那已經有十二三年了吧？老張，老陳，老應，我自己，還有我們的已在戰場上給流彈打死的老金，老宋，老劉……，啊呀，多着呢—我們到歐洲的華工，在一千九百十七年從烟台青島出發，前後一共有十七萬人……』，老高喝了口咖啡，不由的又在沉思中打斷了自己的話頭。

『這些華工以後怎樣呢？你和老張他們以後又怎樣呢？』阿梁不由的性急起來。

『在海洋裏，給德國潛水艇打沉的華工，不知有多少。裝華工的輪船，雖有英法軍艦在四週保護着，可是打沉到海底去的也總有好幾千人。

『我們一上岸，就給裝載到了巴黎，那天正是一九一八年七月十四日。

『巴黎可以聽見很清楚的砲聲，可是巴黎有好幾條街上，一對對的男女熱烈地擁抱着在跳舞，因為那天正是他們的國慶日……。』

『法國人，我唔信會那樣不愛國。就是國慶日，也得想下自己國家是在噉危急的時間啊』。阿姚覺得懷疑起來，在自己熱血激動之下，衝斷了老高的話頭。

『可是據我想起來，法國人並不是不知道自己國家正在危急中，也不是不愛國，』阿梁似乎帶了雄辯的論調繼續着阿姚的話頭，『大概最大的緣因，還是要藉此表示他們並不驚慌失措罷』。

『的確』，老高因為阿梁敏捷的推測力又快樂起來，再舉杯喝了口咖啡，『法國人一面在跳舞，一面也在巴黎連夜用了汽車，公家的，私人的，以至在馬路上做生意的 Taxi，黃的，綠的，紅的，黑的……，各色各樣的汽車，都一連穿運滿了兵向前方送去。

『我們初到巴黎，就是他們國慶節晚上。

『巴黎我們是有公家與私人供給贈送的香檳酒。

『我們在巴黎玩着，我們喝着香檳。

『到了明天，我們給遣送上前綫去工作了

「震天動地的砲聲一點點接近，擴大。

「後來一打聽，說是我們去工作的地方，也叫香檳省。

「我們現在此地的 Reims，就是香檳省的一縣。

「我們在前綫，其實是軍隊的後防，因爲沒有手藝，於是就派任做各種雜務。我們幾個人，是派給擔任「掘死屍」的工作。

「做這種工作是要帶着長的橡皮手套，拿躺滿在地上的屍首，一個個搬到坑裏去埋掉。

「那些屍首不單躺得滿滿的，而且堆得很高。

「我們拿屍首搬進坑裏。或則搬上運貨汽車。再搬下運貨汽車，推進比較大些的土坑。

「那些屍首因爲不是一天搬得完的，還有許多是已打死好幾天，因此那臭氣可眞難聞。

「愈到後來，那屍臭愈烈。那些屍首更變成許多顏色。腐爛得皮肉模糊，而且露出了，那皮肉裏面發青灰又帶着紫紅色的骨骼。當然那些屍首的日子不會延到怎樣長，就會給埋掉，或則自已爛完，只存了白色的一付骨頭。

「可是由死後第一天起，到大約完全爛剩白骨爲止，總得要兩個多星期。

「在這兩個多星期裏面，屍首的樣子或顏色臭氣都不同」。

「你們搬那樣臭的屍首，臉上不帶罩子就行嗎？」阿梁給老高講得身上有些作抖起來，好像受了寒似的。一面又下意識地揑緊了自已的鼻頭。看見那廣東阿姚，也坐在對面縐緊了眉毛眼精，鼻頭也用手揑着。

「起始是帶着橡皮臉的罩。以後因爲搬得熱起來，罩了不容易透氣，而且臭氣總很兇地摸進了鼻孔，因此就索性除掉了」。

「啲多嘅死人，要由剛剛死脫嘅第一天，到最後統統爛光，它的樣子是樣樣唔同呢」？

『唉，太使人作嘔了，老高，算了吧』—老張似乎有些不耐煩起來，招呼着老高，又向阿姚用廣東腔想加以抑制：『啲醜怪樣子，多講眞係太肉酸啦』—

「唔怕，要講，就得要講得痛快！阿拉再請你們飲東西好了」，阿姚也性急起來，想敲杯子再添東西請客。

「得啦，不必再叫東西喝了。我索性完全講給你們聽罷」。老高究竟痛快，一口氣喝完了半温的咖啡，又繼續下去，也不管老張背轉身體堵嘴，『第一天到巴黎，也像現在的Reims一樣，喝着香檳，看那露出雪白肩背的女人。酒香酒香，人有粉香同古露水香，還有那洋婆肩腋下面的狐騷臭，混在香粉香水的裏面，都叫人醉沉沉地像騰雲一樣。到了第二天，那媽的臭氣，就換了一個場面。

「那些屍首的臭氣同顏色，是只要搨得稍爲日子常些，就可辨得出是死掉已有幾天了。

「那些給子彈打死的屍首，眼睛多數是睜開的。嘴巴有些咬住 有些張開。假使有猛烈的太陽光曬着，那麼第一天的顏色，還是黃蠟似的，眸子是帶了慘淡的灰色。

「第二三天，就由黃蠟色變到了青紫色，肌肉突起的部份，都向下陷了下去。

「第四天就全身浮腫漲大起來，青紫的顏色，漸漸的變成了灰暗的黑顏色。

「那屍首就發出了難聞的臭氣，好像我們中國的臭豆腐乾。又像那醃在缸裏的青菜，第一天掀起已埋幾個月的缸蓋，那樣撲來的一股臭氣。

「第五天，那黑顏色上顯出了白色斑點，就像黃霉天浮在隔夜紅燒肉碗上的白花那樣。那浮腫的皮肉，在裏面流出了發黏的水份。

「那些屍首的臭味，更難聞了。比起我們中國女子的小脚，在一層層紮脚帶裏慢慢地放開來，放開來，還要臭，更臭，臭，臭得利害多了……」。

『噁，噁……，丟那媽，唉，唉……』，阿姚揑緊了鼻頭，弄得臉上一條條縐紋在兩頰增加起來，又忍不住笑着罵着。

「老高，你看阿姚臉上的樣子。我說不要講了，偏不聽我的話，現在弄得醜態百出」，老張冷靜地微笑着，『我們以前還要揹在背上呢。阿梁，你看對面的老法們，在對阿姚擠眉弄眼笑着呢』。

『唔怕，我唔怕臭，我更唔怕番鬼佬』，阿姚放下了揑鼻的左手。

『此地又沒有屍首，本來怕什麼臭呀』，阿梁接了口。

『噉你自已爲什麼用手揑着鼻頭』？阿姚望着阿梁還按在鼻子上的左手。阿梁放下眼睛，也不由的笑着低了頭。

『等我索性講完了吧』，這時老高也興奮起來，『第六七天，那皮肉一點點脫去，好像破敗絲絮般粘在衣服上。

「牙齒是露了出來，眼睛已爛掉，只有兩個洞。

「以後完全爛掉，只剩了青灰色的一副骨骼。

「青灰骨格大約兩星期以後，就變成了白顏色」。

「現在法國各地的紀念碑，就是紀念這些白骨的罷」？阿梁向老高問着。

「還有巴黎凱旋門下的無名英雄墓，也屬紀念物之一。英美人在香檳省以外，像 car dis, Argonne-mense 等，都有紀念碑立着』。

「香檳省埋了許多屍首以後，那香檳酒的生產量有沒有受損失的影響」？阿梁又問着。

『不單不受影響』，老高繼續答覆着，『而且香檳酒特別多。因爲地下埋的屍骨，都成了葡萄最好的肥料』。

阿梁用眼望了自己面前的香檳酒杯，再看各人也都在偷望着自已的酒杯。最後，同阿姚的眼光接觸了一下。

「噉我們中國有十七萬華工，至少死掉有幾萬人。我們政府有沒有在法國立紀念碑」？阿姚也接着問了。

『沒有聽見』，『不知道』。

『大概在海洋裏罷？』阿姚問。

『不，也許就在我們中國罷』？好像是阿梁在問。

沉默是繼續了下去，最後在大家低首中更模糊了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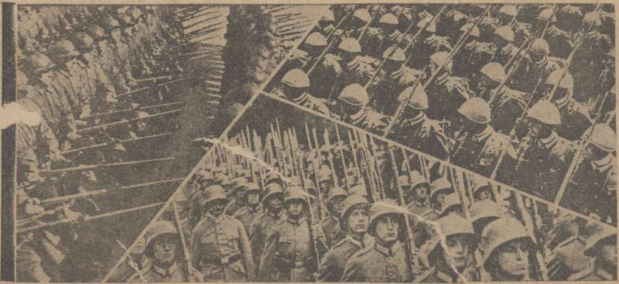
歐洲近代史的過程及其現階段——戰爭與和平運動

巴黎市街中之軍縮宣傳品（全國有二萬份）

一九一八年（大戰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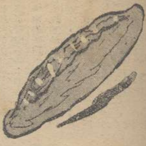
依例報告經過（獨夫的維持）

常時的日內瓦（和平的聲息！）



一九三四年（戰爭思想的集合體）．．．．．．．．．

一個大麵包的歷程



1

奶油大麵包一個。

2

無名氏親自攜去捐助。

3

大慈善家親自過目接收。

4

交親信總書詳細確實登記。

5

令歷有功勞之科員負責分配。

6

輾轉向災區疾馳而去。

7

派由誠實可靠賑災員專任分發。

8

災民已氣息唵唵……

9

最後的受惠是一隻狗。

（註：運送途中之汽車：爲代表輪船，小車等及挑夫雜役之數千里長程中飽者，不知有凡幾?!）

黃文農作

漫畫的社會性

石濱知行作
藍蔚邦譯

我國的畫壇，素來很盛，但是比之這鬧熱的程度在今日出版業也相當發達的時節，却沒有一種專門討論新與藝術的刊行物，實在是一件很寂寞的事！在其中漫畫獨能有其研究發表的機關，是我們愛好漫畫者所不能不引以爲幸的！我以爲一種專門的刊物，固然要多多發表作品，但其使命還在於新人的養成與發見。所以在採納既成的作品之外，最好能注意於本質的介紹。本此意，我相信發表些外國藝術家對於漫畫的意見也未始全無意味，這就是我不辭汚本報的篇幅，而發表這一篇拙譯之所以然。

近日的報紙雜誌，頗頗登載漫畫，一般讀者，也似極歡迎；更覺得是新現象的是報上第一二面漸多登載政治漫畫的傾向。政治漫畫在國外並不希奇，但在日本則可說是最近的傾向。經濟欄上的經濟漫畫（如「朝日新聞」岡本一平氏的經濟漫畫）也與政治漫畫同是新傾向。

然則漫畫究有怎樣的社會性，和社會的意義呢？請在此研究研究。

二三日前，我在散步的途中遇着幽默作家生方敏郎氏，和他談了近兩小時；那時他以一幽默作家，把二十年來的體驗說給我聽，依他的話：『政治的自由比較的被容認，言論及行動的自由不很受拘束時，幽默文學便沈滯；反之遇戰爭或非常的時候，言論及行動要受彈壓時，幽默文學便再蘇醒。』言論及行動爲正攻法，所以在自由被許的期間，皆用正攻法，但一旦正攻法爲彈壓所封，則以幽默及諷刺包藏着銳鋒的奇攻法的幽默文學，便要盛行；他的意思，大約是這樣。長谷川如是閑氏也有同樣的談話，聯結在幕末——明治維新前——的幽默文學上論及過。

漫畫在諷刺和幽默味之點，也與幽默文學相似。漫畫雖以說是繪畫藝術的本道；他是持有一種觀念的抗議。雖是抗議，但不是正攻法的抗議，却是用諷刺幽默和奇智把觀念包起來的奇攻法。因此漫畫也和幽默文學一樣，當言論或行動等正攻法爲彈壓所封時，大大的被周爲發洩鬱憤的風琴。

不待說，最近的日本在非常時的名目下，政治的自由把正攻法的戰術封鎖了，故此以此等態度來抗議的觀念，便借性質比較軟的漫畫這奇策而表現了。但是日本之社會的政治經濟的漫畫，還未收得十分的奇攻法的效果，蓋因漫畫家們沒有對於社會的機構十足的辛辣的認識之故。依此程度，漫畫只能有浴後的一杯清茶一樣的功效而已！

（編者註：我們是想要給人家吃清茶，但是比這更重要的又何止千百倍，今後欲從事漫畫的製作，努力該是什樣的吃緊！）

豈是現代的建築物？　稻柳桑作

漫畫的單純性

海　戈

我國原無漫畫，僅在畫上款識間，有題某某漫塗，漫筆。漫畫者，大都爲寄意的意思，明清畫家中，如：徐渭，石濤，八大，板橋，其所爲山水人物，每多近代漫畫味。但未嘗以此等畫，自成一格，另標名目，亦未有專事此道的人。

本來中國畫，卽有幾分漫畫的章法；除開仇十洲類的工筆，一山一石，與及人物，無不象徵筆調爲之。不過稍具埒模，每多絕律。故畫閣雖有意到筆不到之說，畫石雖有畫醜不畫俊之論，然畫一件事物，總離不掉其原形之大概，絕不會也絕不敢在人頭上長出飛機，口裏說話會現出字來。

晚近思潮蓬勃，畫派蠭起，而尤以漫畫最博得人們的欣悅，蓋其不受束縛，寫意自如，一看明瞭，再思有趣，如文中之小品，花中之薔薇。繪畫中之必不可少，亦當今枯燥的沙漠中的一滴甘泉。

通常見到的漫畫家，如：豐子愷，馬國亮，錢君匋，張光宇，葉淺予，梁中銘諸先生，皆有相當的成功。筆調，有純效歐美者，有專用中畫筆意者，有雜而摻之者。大致用筆不同，而其神情自異。子愷作畫，大都以羊毫爲之，故其取材：李易安詞，唐宋人詩，佛學家語。國人鑑賞，每易理會。但其能出自心裁，不落他人窠臼，是其最大的成功。鋼筆漫畫之「抒情集」，「王先生」，「淞滬戰史」，以及其他諷刺畫，雖間有不合國人口味，然亦能自立門戶，不事摹倣，不作倫竊，便是上乘。

但不問其筆法如何，形式怎樣，總要能使人一目明曉。如果橫看不懂，豎看不通，雖加千萬說明，而結果不知其意趣之所在，這是極無聊的。而這一類的作品，在各種刊物上，時時發現着！

故漫畫，亦可說是寄意畫。

中畫上常有題款，一座廟宇，幾個山頭，就題「空山廟寺」；瓶中插梅，配以兩三水菓，就名「歲朝清供」，亦如漫畫中之說明一樣，往往是不可少的。但大滌子王石谷輩作畫，亦有只署名的。而其畫意，春秋朝夕，能令了然，安得生漫畫，便是如此。我最愛的便是這一種。我希望不久，中國會有這樣的漫畫家。

返老還童百子圖

程柳桑作

初夏試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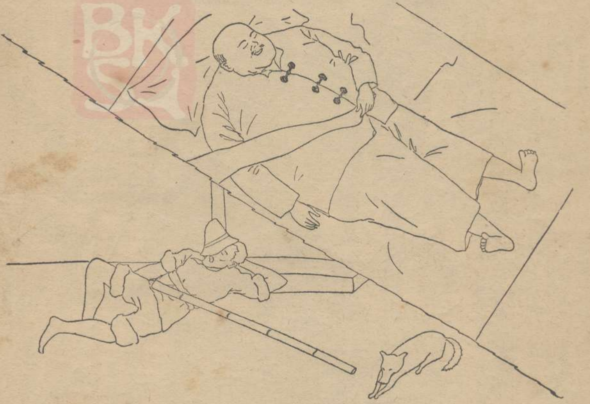
胡徇道

「更能消幾番風雨，匆匆春又歸去」！誠然，歲月不居，流光如矢，正春氣之駘蕩，薰風又取而代之；赫然五月六日，時令上已到「立夏」的節序，民俗間正在大稱其人，蓋咸認「夏」乃一年之鎖關，當關權衡，以卜一年骨肉之損益耳。

祇因追溯當「立春」時，民間曾有焚香，點燭，放鞭爆，「迎春接福」之舉；那末，今茲立夏，亦應有幸也！自當一視同仁地相迓之；庶「福慧雙修」，因成四季，總不外慶祝與希望耳！幸者何？富人樂事，一言難盡，窮人雖不得，但命運亦能使其苟延殘喘，況另獲「訓練」之意義也云。

現特臚列举举大者，以免「口說無憑」之譏！君不見閒人們，春遊既畢，熱事乃張，不吟闌珊曲，再唱進行歌！正在忙碌地選擇避暑吉地，而當局亦苦口婆心，以金華北山風景之優美，大有晉太原中桃花源之概，特於日前嚴諭整理北山委員會，加緊工作，修築汽車道，延接杭江路金華站；並飭中國旅行社在該山巔，建築「大」規模飯店，以供遊客之「小」住，聞某今歲避暑之處或即在此云。其「好整以暇」之精神，誠非小可所能望其項背，處境自不可同日而語矣。此亦卽朱用純所謂：「宜未雨而綢繆，毋臨渴而掘井」也！

致於窮人，求其能生活下去，足矣！望名山興嘆而已，則根本無「暑」可「避」；無他，「一室之不治，何以天下國家爲!?」蓬戶甕牖，長夏熏蒸！且小醜跳梁似的蟲類，見善可欺，皆蠢蠢思動，躍躍欲試了：蒼蠅，蚤蝨，左右夾攻，晚則蚊雷聚於屋角，早則臭蟲爬於床沿，肉搏終宵，鞠躬盡瘁！內則惡蟲擾擾，外則赤日炎炎，安內攘外，長期抵抗之不暇，豈有「避暑」之餘地和工夫!?總之，一言以蔽曰：安排吃苦而矣！



夏日炎炎……正好眠！

黃嘉音作

雖然，些蚊蠅小子，因欺侮窮人，但不必鳴鼓而攻之，且似將奉爲「嚴師」也，孟子不云乎！「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困乏其身；是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言猶在耳，忠豈忘心？然則，氓氓蒸民之責任大矣哉！又可見天公慨然以青睞頒施，窮人烏得不引以而爲幸。

近來的天氣，眞不可捉摸！時而「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卻有晴」，或者雷雨擊中見太陽，常遇「遺晝」的風光！又日光方明，烏雲復集，瞬息萬變，並非過分，「黃梅時節家家雨」，「梅子黃時日日晴」，「黃梅時節半陰晴」，不錯！變化莫測，這正是道地的黃梅時節，情緒緊張的現階段啊！連詩人的生花妙筆也把持不住了！天然容貌，居然極盡喜怒哀樂之能事；也許現猶是「夏的春」，如少女方成年，嬌癡更解情吧！

天若有情，定因過厭了「懶得連女人的屁股都懶意摸」（章衣萍語）的懶洋洋的春天，物極必反，烏得不爬起來打一個呵欠，伸一伸懶腰，再預備做一點事情！如是乎充滿兀突，衝激的空氣。然而在這過渡時代，對失去了的溫柔韶華，又未能忘情；留戀起矛盾，于是笑啼歌哭隨之；這是我的揣度之辭，確否猶待證明也！

上海化的感情

心賦

(一)都是不相識的人

在鄉裏，死了隻狗，也有許多老婆婆在議論着，嘆息着。因爲鄉下的狗，也有許多相識的人。

但一個人來到上海，便如一塊石頭拋落在海裏，除了給海水沾濕以外，是找不到一點其他的關係。

整千整萬的人，在日昇樓下的三叉路上跑來跑去，大家都不相識，毫無關係的各走各的路。

一個朋友說：『上海是好地方，我們亦着膊在街上跑，也沒有人輕視，或者取笑。』

其實，上海的人，並不是不會輕視，不會取笑，人太多了，而且多不相識，所以也就不必輕視，不必取笑吧了。

好比烟紙店的使用銅角子。他也明曉得當你發現角子是銅的時候是要咒罵，或着下次再不來。但不相識的咒罵，是不關痛癢的。人多得很，你不來，另有人來。錢拿到手是最緊要的事，其餘一切都不相干。

烟紙店使用銅角子是這樣，其餘一切我們鄉下人認爲欺詐無恥的勾當，也無不是如此。

在上海，是人與人不相識，也就失了人與人的關係。一切鄉下人所需要的廉恥，信用，忠誠………在這裏都成無用的東西。在這一點上，我們也就可認識上海的臉，是怎樣的一個無恥而刻毒的臉啊：…。

(二)出賣「同情」

「同情」是人類可寶貴的靈感，在「同情」中產生了藝術，產生了革命。所以詩人們都說「同情」是世界之光，人類之愛……。

但在上海，竟有人爲着生的壓迫，而把「同情」出賣。

不論在那一條街道，都有出賣「同情」的人。在水災之後，他們裝做給大水侵害的難民，他們說自已的田園，都被大水淹沒，一家老幼，欲歸不得，只在上海忍着凍餓，要求仁人君子的幫助。在一二八滬戰正烈之日，他們有些把豬血塗在本來殘缺的手上，大聲的喊着苦痛。有些約了幾個男女，說自已是戰地的餘生，向路人請求援助。這是臨時特殊的情形。還有些，在平時就專門做這種生意，他們跪在地上，呼天搶地搥着胸膛，把頭在地上撞的額破血流，以博得觀衆的憐憫……還有走江湖的武術團，把小孩子踏在地上，而且還拿着一把雪亮的腰刀，裝做就要斬殺的樣子，小孩在足下掙扎着喊救命，大人向四圍觀衆拱着手說：『可憐孩子，幫幫忙。』

上海的「同情」眞不值錢啊！朋友。隨處出賣，隨處收買，只要換了兩角小洋的銅子，就可買回滿袋的「同情」。

但要當心，這是現錢交易，大家在做買賣。買不買在你，賣不賣由他，你不要因此而傷了心，甚至於流出了眼淚，個把銅子小事，保重身體要緊啊——我的朋友。

(三)善意

上海有不盡的善意，我在這裏謝謝他們。

旅館的茶房很能體貼旅客的寂寞，他笑着說！『先生！找個姑娘伴伴。』

弄堂口的老槍，低聲下氣地說：『先生！阿要吸鴉片？』

估衣舖的叫賣若喊着說：「不要嫖，省點銅錢買件旗袍帶同給太太穿。」

電影廣告說：『盡善盡美，亦賦亦音，請早訂座，免致向隅！』

京戲院的廣告說：『敬徇顧客要求，挽留三天。』

儲蓄會和跑馬跑狗場的大同小異的通告說：『諸君可以少量的節省與消費，而得到意外的距大獎金。』

香烟公司的廣告說：『諸君愛國，請吸國貨香烟。』

於是在上海，借了這些善意，便很輕易地把犧牲出去的血本，連本搭利又弄回袋裏來。

(四)站在大世界門前

我時常站在大世界門前，我並不是去看熱鬧，我是去看人們怎樣造成熱鬧？

在那裏，有洋車夫，娼妓，鄉下姑娘，報販，流氓，乞丐，賣春宮的，算命的，看相的，露天唱戲的，告地狀的……一切的一切，應有儘有做成大世界門前的熱鬧。

在這種熱鬧之中，我們感到什麼？

美麗麼，那娼妓的失眠的紅眼睛。滑稽麼？那塗白粉的吸鴉片的唱雙簧的三十多歲的女人。神祕麼？那偷偷摸摸地賣春宮的老槍。討厭麼？那大聲呼喊的小報販。麻煩麼？那死跟着不離的穿長衫的說斯文的乞丐……。

但朋友，你不要發怒，也不要歡欣，不要麻煩，也不要討厭，你來上海，應受上海的教訓，吃飯不容易啊！朋友！

誰不想到桃花宮裏去喝酒，誰不想到南京大戲院裏去看影戲，那是另一個世界，他們有他們的熱鬧，與這裏無干！

權利的衝突

已盡了繳納票價兩角小洋的義務，當然所有台上的大屁股，高奶奶，紅的嘴唇，妖豔的笑容，勾魂落魄的扭，跳，以及隱隱約約的：：足够賞鑒的一切，都盡量地供票主的賞鑒，這賞鑒便是票主的權利，然而這亦不免暴露了一幕爭奪戰的喜劇。

盛公木作

今年梨花又開時

陳了平作

儍八嫂把一雙肥脚浸在河裏，看着水裏的公魚追逐母的，追着母的把子散了開來。她慢慢地把脚提了起來，魚却早就竄走了。她俯身喝了兩口水，抹去附着在腿上的浮萍，提起水裏的蔴筋，赤着脚走上岸。沒精打采地放下褲管兒，沿着籬笆走去，看見園田裏有雞在啄菜，便先去開了竹院的門，然後走進園田，把那些雞哄到竹院裏去，幾天沒有到園田裏來，這時才發現打算跟蔴筋搓成的蔴絲一起帶進去賣的白玫瑰已經開足透了，她懊惱極了，因爲這花送到城裏大戶人家，至少可以撑幾升米子錢回來，那塊三角田上正等着種子去播，却正沒有錢去買；偏偏沒有一文錢的時候，偏偏會碰到這些巧事。早知如此，前兩天不替余家車水了，在家裏趕着把蔴搓好，這花那時還不至於開得這麽足哩！可是又那能够祇顧自已合宜呢！去年余家一家三口子幫着割了整整三天的稻，好意思不找着機會把這工夫幫還給人家麽。

園裏的蜜蜂蝴蝶飛來飛去，忙個不休。她詫異着爲甚麽蜂蝶們不來調戲這又香又美的玫瑰花，她情不自禁地低頭去聞，誰料這白淨淨的花瓣兒紛紛地落了下來，她抓住了一枝花柄，對那遭透蜂蝶蹂躪的花絲，呆看了半天。

風是柔綿綿地刮着，吹來的花氣眞是又濃又郁。儍八嫂抬起頭來想了想，然而終想不起這是什麽花氣。她又深嗅了嗅，對呀！是時間哪！轉過頭來看見那邊梨樹上開了一樹密層層的白花，好似一簇極大的毬球，又像煞是一座雪蓋的山峯。她急到跑到河邊上，向兩岸張望一眼，原來一座村莊早已藏在雪白的幕帷裏了。他去年不正是這時候離開家鄉的麽？可是一年來既沒有寄過封把信回來，又沒有從別人處打聽到他的消息，自他走後，家裏更窮得緊；田稅又積欠了一個年頭，更是迫得兇；典押給朱先生家的田，再過一年便要滿期了。這一年間，教她一個女人家在家更是加倍的爲難，加倍的受罪。

「明年梨花又開的時節我准回來。」她想起他臨走最後的句話，似乎有點喜歡，却不興奮；因爲料想他不見得能撑筆大錢回來贖田，上稅還債，然而倒底有個人兒伴着，不再寂寞，不再駭怕了呢。

「儍嫂嫂，想些甚麽？」

她猛地一驚，再看時原來是朱三先生的二少爺打從這河埸上經過。

「哦，二少爺打從那兒來？我多早晚想些什麽的？我正在看梨花呢！」她不得不勉強地笑着招呼他。

「在我面前想摘鮮花?!嘿，莫不是想起儍八哥吧?!」這位二少爺是這一鄉的花花公子，撑着老子是鄉董，是首富，又跟城裏老爺們有來往；因此什麽風流勾當都敢做。遭了殃的人們呢，祇有捂着嘴自認倒霉，又那敢哼一聲。他看中儍八嫂已不是一天的了，却不敢下手，這全由於儍八嫂實在是正派，沒有隙兒被人乘，這時看見她這麽一笑，又瞟了自已一眼，從心坎上高興起來。又道：「好嫂嫂，能賜我點甜酒喝喝不？今年我們八哥不在家，你一定藏着很多的哩。」

「那沒有什麽了不得，又何況是二少爺的事。等歇兒我送瓶到你府上去，這不算什麽的。」

「不，不！讓我自已來喝，喝個暢快！」

「二少爺，不怕你見笑的話，我那有錢去辦酒菜？——同時………。」

「嫂嫂，你不用忙這些，這些我自已會帶了來的。」

「請你明天中上來好不好？因爲今天時候

不早了，」她又深怕違了他的意思，生起氣來，那還了得，所以滿面陪着笑。

「不行，明天還要進城見縣太爺去，我等一會兒就來，好嫂嫂你怎麼這樣執拗！」他看見她滿臉的笑以爲她有了意思，隨卽暫時把這念頭隱遮起來，岔到別的話頭上去：「好嫂嫂！你手裏這蔴筋幹嗎使？」

「這個麼？想搓好了進城去賣。」

「原來是賣的，還以爲嫂嫂自家留着使的呢！——哎呀，眞是巧極，城裏旋家大媽要織一幅夏布，搓的蔴絲還不够，就少着麼一斤二斤的，好嫂嫂你這裏有多少？要賣幾文？」

「這裏是二斤。搓成了好賣四百錢；沒有搓的也要賣三百錢呢」。她很爽快的說了。

「那麼你就賣給我吧，過一天捎給旋大媽去。」隨手掏出一隻雙角給傻大嫂。接過那束蔴筋，沿着田路兒走去，笑嘻嘻地轉過身來道：「嫂嫂，我等一會兒來！那傢伙收拾乾淨些」

「我家喝酒的傢伙是一向乾淨的，二少爺，要來的話請你早些，天黑來我家可沒有燈」

「不要騙人，前兩天從你家門縫張望，明明看見你坐在燈底下縫襪子哩。」

傻八娘見人家揭穿自已的謊，臉上頓時紅潑起來，撇轉身來便往家跑，一眼瞥見收錢糧的守在門口。

「哎呀，爺們來了，又累你們等了。」她比平時更要溫柔的迎了上去。

「大約今天總該有了吧？」

「請先收了這兩角錢，其餘的且請再稍待些日脚吧，錢實在是沒有。家裏的糙米，爺們又不肯穩且收點去，少算些錢都不行？

「誰來找這麻煩，那糙米又有誰要？——噢，兩角?!這還差得多呢，不好！」

倒底兩角錢也收了去，廢了許多口舌，好容易把收錢繼田稅的人們央求着支派走了。傻八娘便忙着燒水，洗杯箸，燉酒。天早已黑了，自已吃過了兩碗麩粥，還不見二少爺來。他以爲他們倒底是闊人，那當眞把這事不放在心裏，大概早已忘懷了吧！便去把大門關了。

犬吠了，接着大門被輕叩了兩下。

「那個？」

「我，好嫂嫂。」是二少爺的聲音，她本想不開門了，爲的時候不晚了。將來被別人知道，一完要當笑話談呢。天又是這麼漆黑，村裏的人們大概都睡了。然而惟恐惱了這鄉裏的霸王，門終于開了，讓他進來．他跨進來，便把一包燻魚炸蝦之類放在桌上。傻八娘把門大開着，二少爺嚷着有風，把燈火刮得搖搖的不好受。便親自走去把門關了，上了閂。

二少爺的臉先昇紅了，眼睛漸漸地冒着紅光，那神情煞是可怕，還瞇着眼，斜着頸子，向她逗笑。她心裏駭怕，胸口更跳得利害。

「這酒好極了。又傻又好的嫂嫂！你也來喝幾盃，我猜個拳頑頑。」

「你自便吧，我實在不會！」深怕這惡鬼動火，手護住胸口，仍然笑嘻嘻的，可是心裏這裏更有說不出的不受用。

「瞎說，你會釀酒不會喝？」他斟滿了杯酒，走向傻八娘這邊來。她本想向後退，或向別處逃，可是她不這樣做，因爲與其做了徒然，那又何必多此一舉。酒盃擱在傻八娘的唇邊，被勸的啓開了牙齒，一盃熱酒直灌下去；隨着一個強烈的吻開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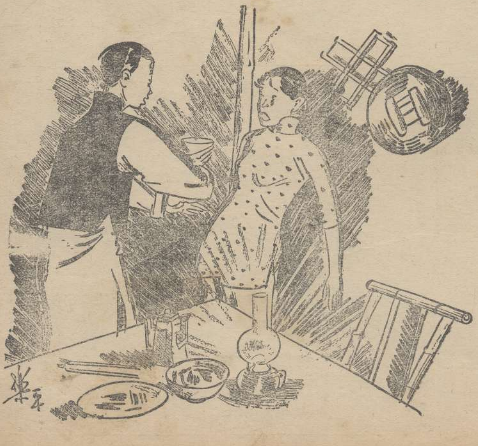
酒杯跌在地上碎了，驚醒了她，勇猛的反抗和掙扎。

「我喊了！」

「你喊！」這聲音是沙的，裏面充滿了獰笑。結果是傻八娘緊閉眼睛，被這男人抱了放牀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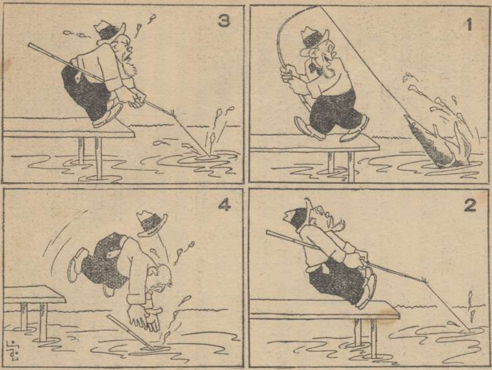
第二天，傻八娘的上吊尋死，哄動了四鄰八鎭。

過了些時日，梨花謝了，雪白的花瓣兒飄得片野都是。就在這時候，一個陌生人揣了封書信，踏着殘花，來到村裏，打聽傻八的住處



張樂平畫

殊出意料之外



沈賓輝作

吳神符作

余忘我作

張鴻飛作

胡考作

新鍾馗辟邪圖

寡廉鮮恥不仁無義之徒輕者驅逐重者必啖而食之

上海商人心理的小尖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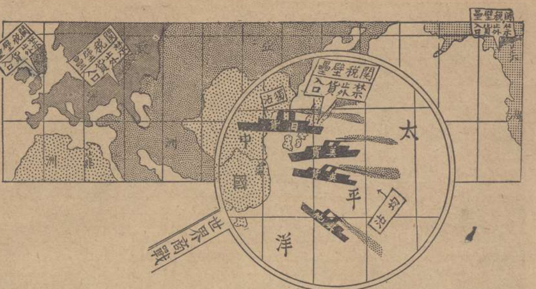
王鈺槐攝

猪玀戲

魯少飛作

門戶開放與特殊權益的爭執焦點

劉立樸作



華北通信之一

「五三」

馬蜂

今天是五月三日。

早晨我起的仍是那末早，照例我鳥泡尿去喊哥哥。

『哥哥，起吧！天不早了，可是才六點多！』

也是照例的沒聲音，哥哥不知爲麼睡的這麼甜，越大越這般吱了，我那天還聽見他念什麼黎明卽起的話呢！許不是有嫂子的關係吧！都說呢——我不信，我有嫂子爲麼起的早呢。

『哥哥，起吧！天不早了！可是——』

我又喊，沒聲。又喊——這次比上次高。

『幹麼？』

聲音嚇了我一跳。

『不幹麼！』

『不幹麼你吵麼？』

嘴也許沒張開。

『你不起嗎？今天你們學堂里不是也開會嗎？』

『去吧！我今天不去——！』

『不去了？爲麼？』

『不開會，去你的吧！够惹厭——』

鄎當……立得……鄎當……一個大燒雞。我肚子里頂不自在，發了恨，再也不叫他。

還覺得悶的慌，又到毛房去鳥了泡尿，只鳥了一點；回到媽屋里。洗了臉，吃了點東西，天已經七點，要走，李媽放一個書包給我背上，背到半節我想起今天不帶書包來了，于是我說給李媽不帶了。

『爲麼不帶？』

『你不用管了！』

李媽也就不管了，脚一別一別的像卓別林去了。

臨走對媽說：『媽，我走了，哥哥還不起呢，說不了是逃學！』我很滋，給哥哥加上些糞了，媽一定給他個燒雞吃，鄎當……立得……鄎當……。

很痛快的走，街上還是那光景，碰上些買大糞的，賣青菜，拉洋車的……再就是和咱一樣的小學生了。走兩步，跳兩步，我以爲走的快，日頭已經比我多快，他已經走到半節里了，和他死死也死不過他，也當不住不，但他那眼叫人看去就害的慌呢。

到了學堂，已經有好多人了。

敲八點，開會。開在大操場里。老王師的司儀，校長的主席。

……………………………………

升旗

工友是才來的，不懂什麼是什麼，猛的把旗子照平日那樣扯到頂頭上去；大個子同學笑起來，王老師喊了聲快過去把旗子落下點來，那工友瞪了眼，也當不住心里還這末想那天也不是扯到緊頂上去嗎。

到了主席報告開會意義，校長垂着眉頭，垂着臉很那個支的模樣走上台中心去：

『諸位同學：今天是什麼日子，六年前的今天……。這事件以後……九一八……一二八……』

校長嘴里說出，每句話，每個字都帶着我說不來的味道，老是使人感到寒颼颼的，身上每一個汗毛孔都頂那個的。校長眼窩包涵着淚，流下來了，一滴——玻璃蛋似的。我也知道怎的也淌出來了，抹了又流出。

『我們永不能忘記，五三慘案……在我們濟南……你們小的時候，日本鬼子已在衙你們施長……你們把這……』

校長說完，抹着淚走下去。我看着眞不知該怎末支來。

開完會，李老師喊我到他屋里去。

他在他那書架子上取了本比念的本子長一半也厚的書給我說：

『這是日本打濟南的結晶品！』

李老師翻着里頭的畫給我看，這是那里，那里。

『你看這是你每天走的西門，現在是什末樣了，你看日本人打的這模樣！——』

我看來頂過癮，很滋，于是乎說：

『老師，我看不壞，你借給我取回去仔細看着，行不』？

老師李說行，我就取着回家去了。街上舖子都掛上了旗子，一高一低的怪難看，這王老師也不管。到了家，哥哥才起來刷牙呢，弄了個對面，我沒理他，照他聳了聳鼻子。

吃過飯，報送來了，「五三」的事沒怎末支，可是什麼鬧的胡蝶的「姊妹花」登了滿面的廣告。呵哈呵，我爺你這些混張王八高，成是校長說的把這忘了哪。

看的頂帶味的，找姐奶的蜜死張慧什麼，哼起那什麼「愛我那」什麼的。怪什麼的，把書一丟，又接着取起來，沒摔壞！

記日記，記的很痛快，記完鳥了泡尿。

五月三日夜在濟南。

都會街頭的動靜脈

紅燈是警告停止，綠燈是指揮速走！
血的動脈突然煞住，血的靜脈格外施勁！
鄉下人第一次到，急得透不轉氣來了！

陸志庠作

現代化都市生活素描之一

摩立根呢外套

光宜

她獨自徘徊在霞飛路上，肚子餓得發火，失了業有好幾個月了，成天喚總沒事做，儘在馬路上閒蕩。她希望能夠找得一個噉飯地靠來養活自己。

她是廣東人，具有典型的南國健美女性的風姿，以前曾經在香港做過新聞記者，會寫風行流利的文章，並且還懂得美術，「未來派」「立體派」「表現派」「純粹派」「超現實派」這些近代繪畫流派的專門名詞，更知道其他一切流行的物品，可是她畢竟失業了。

人是住在靶子路附近的某個公寓裏，租了一間小得五個人也坐不下的房間，每天早晨爬了起來就往外跑。等到各處紅紅綠綠的Neon電管裏放了火焰纔回來，有時候也要過深夜，兩三個月的時光就這樣無聊地度過去。

朋友想她可憐，介紹她到美美百貨公司去做推銷員，公司只肯給她些微的酬金，並且還要她現金擔保。她說：『假使我有現金，我也就不來了！』事情看來又不會成功。

每天她走到公共閱報處去找徵人廣告看，報又買不起，十個銅子的用場，在她看來要等於十個銀圓。這兩天高跟鞋的後莊也在那兒損壞了。以前她聽人說過，要看一個女人袋裏有沒有錢，只要看她的後跟踏平了沒有，這等於一個男人只要看她的領結骯髒了沒有就得了。

有一天她正在街上徘徊，忽然看見一個告白：『莉莉咖啡室招請女招待員』。她毫不遲疑，一口氣就跑去，推開了那扇繪着黑白圖案的店門，大踏步進去了。

她把自已的名字告訴了那胖胖臉兒的經理，說：『她願意在店裏做女招待員，經理看她穿着摩立根呢外套（註：時行的薄呢，價値卅元以上，是來路貨。）很漂亮，很神氣，於是就問道：『姑娘，我這裏要請問你一聲，你以前是做什麽的？』她告訴他以前在報館裏做女記者的，會寫文章，并且還懂美術。

『什麽？女記者麽？小姐，你在同我開玩笑了，你是不是想在這裏找尋些做文章的材料麽？哈！哈！請坐，請坐。』他不禁有些笑起來了。

寓公（對七位姨太太）目中無人地：『這些家產現在可以安穩哩！嘿！不是我用這副手段，眞不容易啊，何况我還是個窮讀書生出身！』 張鴻飛作

一聲不響地她走出了經理室。

穿了件呢外套，對于女人們——尤其那些徘徊在街頭上的女人，是很有用處的。她正是這樣，儘管肚子餓得吱吱地在叫，呢外套總是不肯當掉的，她嘴膩的時候可以穿了件呢外套到糖果鋪裏去，假裝着買東西，吃幾塊朱古力；假使在疲乏的時候，她也可以在大公司的休息室裏，坐上一個或半個鐘頭。

她覺得自已前途是很煩惱了，心裏好像橫了一塊石頭，悶得很，於是就想跑到公園裏去把這可憐的神經加以調劑，不知不覺她走到了外灘公園。

坐在長椅上，她獨自發呆，看到了這昏暗鬱熱的天氣，好像象徵了她的前途！突然有位紳士模樣的中年人走向她面前來。

『姑娘，眞是冒昧得很，我因爲要趕車，這裏有一張銀光大戲院的定座券，離開這裏不遠，自已既然不能去，就想拿來送給你了』。這樣說着，這位中年的紳士把票子向她一扔，就很快的走出去了。

看戲！這是免費！是多麽好的一個機會！有好幾個月沒有看到影戲了，看戲在她似乎是一種靡費，房錢也常常付不清的，那裏還有什麽閒錢看戲呢？

這天戲院裏正在開卓別林的『城市之光』，她很想從這位笑匠滑稽的表情裏，得到些人生的安慰。

轉過了幾個彎，到了戲院的門口，把戲券傳給了那個收票員。

旁邊一位職員湊上來說：『對不起得很，還要二角錢救國捐哩！』

『隔幾分鐘再來吧，外面還有幾個朋友等我。』很快的她說出了這幾句話。

一到街上，遇到了一位老婦人，她就把這張派司送給了她，并且照樣說道：『太太，我還要去趕火車，這張戲券送給了你罷。』

隔天早晨，她把最後的一件首飾當掉，換了幾塊錢。她看看自已的鞋跟一天一天平坦下去了，嘆了口氣，她說道：『我難道當眞變了個女乞丐不成嗎？』

公寓看她付不出房錢，就把她趕走了，沒有辦法，只好到火車站候車室裏去等一夜了。突然她看見坐在對面也是像她這麽的一個人：身上穿的是呢外套，健美的身體，蓬鬆的頭髮，臉兒是圓圓的，眼珠滴溜溜得非常誘惑！她呆看着好一會兒，忽然看見對面的那個走近她的面前來了。

『請你原諒我，我以前從來沒有這樣做過的——但是我今天却這樣的說出來了，我請求你——最好你能够借給我半塊錢。』

半塊錢！天哪！這樣大的一個數目！她已經有好幾天沒有能把一角錢留在身邊了，現在却要問她借半塊錢　她自已是有些好笑起來。

『請你不要誤會我在笑你，』她急促地解釋着：『我正在好笑我這自已有半塊錢的夢想呢』像擂喪鐘一樣的沉默，大家都不開口。

不需要人來地：『喂……快拿回去，客人是不吃苹的。』 竇宗洛作

多妻主義者：「今晚祇好坐以待旦了！」

葉淺予作

夏之兩棲動物

張英超作

男(投河)：「你眞能爲我不顧性命嗎？」

女：「你又忘記了，不是有一次在虹口，你跳下水去我也立刻跟着你跳下去嗎？」

陶謀基作

女學生生活素描之一

嘗試考

李留

早晨九點敲過，一對青年男女，明和珠，拖着輕盈的步調，到他們的同學芬女士的家裏去。踏進後門，在客堂裏打開了青色的燈光，家裏是寂然無聲，好像是夜晚一樣，只有娘姨輕脚細手的，悄悄的在工作着。

珠是芬的好友，而且是來慣了的，所以珠一直就上樓，到芬的臥房去，留男的獨自個在客堂裏等着。足足過了廿分鐘，還是一點兒的動靜沒有，明眞有點不快而且莫名其妙。

原來芬還沒有醒來，春夢正濃，給珠推醒來，還是帶着微笑，惺忪的醉眼只開了一半，連連打着呵欠，仍在溫柔的被窩逗留着；可是給珠擾得無法，亦有點不好意思把客人過分冷落，終于起身來」。

究竟要穿那件汗衫才好，已就打算了好久，直到不得不決定的光景。要穿那一件旗袍，又是一個問題，商量了終費些時間，箱子也翻亂了幾隻。嘴脂是慣塗紅的，但今天要換一換花樣，試塗帶那絲黃色的看看如何，結果試了二次，仍還照舊塗上紅的，此刻覺得還滿意些兒。畫眉更費工夫，畫了又畫，講究得功夫深，好像愈畫不美似的，眞發氣了。整理鬈過又直挺挺的鬈髮，搽粉，眞個是忙得很，樓下的明，看看手錶，已是足十一點許了，來了一點多鐘，他眞耐不住要生氣，口裏哼着：

『女學生，睡得這樣晏還不起來。』珠蹝下來說她起來了在整裝，那爲什麼又這樣久不見人，他哼了後，又這樣想着。他的結論是，嘆息的念着：

『眞沒有辦法，百分之百的女學生！』

好容易把望的，姍姍地來了，嫺雅而入時的裝束和姿態，暗暗地考量，確是費過工夫的

男的問：

『密斯李忙吧？課外讀些什麼書？』

芬的回答，是微微吃驚：

『那裏？功課已經忙得很，那還有工夫去看課外的閒書？』

明卜突一跳，答覆是這麼一個頑強，他在想，學生單只靠讀幾本課本，把他盡所有的全吞下去，也還無味，那硬欲裝得上什麼研究嗎？什麼學問……大學生的尊貴就如此如此……

話題又談到去年高中畢業的故事會考來了，男的因爲要投機，就這樣地問：

『考的題目是什麼？關於國文的。』

『題目是四維論，我正是對於牠有些膩煩』

男的聽了有些不大明白，等女的重複說了後才明白，他縐着眉頭說：

『爲什麼中國的教育要這樣的退化，現在怎麼還在大談骸骨似的……這題目幾乎連我亦做不出呢！有時也許會連題目是什麼意思都不懂呢？』

女的：

『是呢！我也不懂是什麼意思？』

『那麼，你怎樣做呢？』

『那沒有辦法，還不是馬馬虎虎的敷衍過去的。』

『那怎樣好，題目不懂怎麼做呢？』

男的還有點儍似的想要追問下去。

看看風轉不過來，就靜坐在一邊，兩位女的唧唧噥噥地在談着了。珠突然發見」芬所穿的鞋是新的，她所沒見過的，所以問：

『芬，鞋是什麼時候買的？樣子怪靈巧』。

芬笑看，搖着頭，過了一會同道：

『不是買的，你猜？』

費了珠許多次懇求之後，芬得意而忘形的說了：

『是一個同學請我穿的！』

珠就奇怪起來了，搶着說：

『怎麼會請你穿的？』

『因爲她初學穿高跟鞋，穿不來，足要痛，不舒服，又要跌跤，所以請我多穿幾天，把牠穿寬些和穿慣些，再給她穿比較好一點。』

珠聽了笑說：

『那麼，你是當得此中的老資格了！』

兩位蜜斯談得很起勁有時就相視而笑。在旁的明暗自思着

『穿高跟鞋是要學的，穿了要跌跤，又痛又不舒服，不是和纏足差不遠麼!?女學生是這樣講時髦，而不管穿高跟鞋至少是妨害身體的發展，有礙壯健的美，而同復到小脚時代的意味去。封建毒餘未絕之社會，畢竟還是把女人當花瓶，玩具，所以要用高跟鞋把她們裝得成一個藝術品，造成病態的美。唱自由平等的女學生，亦甘心願意如此！前次芬和珠還是同我爭辯這個問題，說穿高跟鞋並不[illegible]這同却于無意之中露了馬脚，不打自招[illegible]供狀出來。』

明把這句『究竟小脚和穿高跟鞋差不了多少，同樣是把女人當玩具一樣的意味。』再三再四的自已迴誦着，但眼前怎麼話要說，要不嚴重地提出，可是很爲難。

他轉入沈思，兩位密斯仍在笑着。高跟鞋在敲着地板……得……得……得……

世界勞働女子的母愛

(一)像這樣背負着孩子是很盛行在我國廣東廣西的一帶(王舒槐攝)
(註：小孩子離開母愛，是會缺少天趣的，樣樣式式丟棄了人性去講，至少會比文化落伍的野蠻人差一步—此地有很多的例子。)

(二)袋鼠的袋及其小袋鼠

(三)南美巴西屬田園里工作的印第安紅種女人，其負擔由頭上垂下，這樣她可以自由地用兩手及足去做謀生的工作

(四)在許多非洲黑人部落里對孿生皆尊為幸運；惟西部南桔爾Nigeria及別的地方，卻認為是不祥的預兆，像上面一位母親，是被同族所鄙棄了。

(五)緬甸北部派當Padaung女人，用外衣懷抱其孩子，緊貼着肉體。

(六)星加坡馬來亞族的女人，用包布做成環套，孩子疲倦的時候，即可左右搖動。

(七)英屬南美茄亞那的馬克西Macuri地方土女用活絡的吊帶裹住孩子。

及其抱負的智與勇

(十)南歐布加利亞的農村中，由古盛行早婚制度，故年輕女人頗多兒女繞膝，她們都是背負了孩子料理一切紛繁的家務。

(八)英屬澳洲沙樂孟(Solomon)島土女人穿極少的衣服大半是為搊帶孩子用的。

(九)日本一般女人，像這樣留出兩手做工作是極普遍的，因為社會造成她們是富於服務性。

(十一)北美加拿大的印第安女人將搖籃做成鞋形，用一闊皮帶繫於她背上，是這樣珍視她孩子的舒適。

(十三)像種脊負的椅子方式，小孩子坐在上面很快樂，而母親的兩臂及腿部活動也很自由。

(十二)把小孩看作小鳥是沒有不可以的，處處為兒女設想的母親，以家雖狹小也要有日光和新鮮的空氣，所以就想出這樣的籠，從高處看着下面的倫敦街，小孩們從小時候即可養成浩然之氣！

◆閒話集中◆

陳了平作　周汗明畫

男：再來一客？

女：不行！你自便吧！

男：那麽再要塊 Dollar Brick 我們分了喫？

女：早告訴你，這兩天不能喫冷的，剛才還是冒險呢？

男：哎呀，你們女人家花樣多，喫東西還有什麽這兩天能喫，那兩天不能吃的說法呢！

女：你不明白麽？

男：簡直不明白！請教！

女：同去問你老娘吧！

●

王：我一天掙不到錢，一天不討老婆。

李：你什麽時候才去掙錢？

王：等我把世界上所有的文字學完了，所有的書一本本地讀完了，然後一個女人一個女人的挑選下去。

李：我想那時候世界的男人都死光了！

王：爲什麽？

李：那才非你不可呀！

●

老頭兒：如今街上，鄉下的大閨女都一樣地赤脚。

小夥計：你可知道，她們的目的不同麼？

老頭兒：誰不知道！你這小子別以爲我年紀大了；心還不老呢！街上小姐是閒得賣俏；鄉下丫頭是忙得沒法！

●

金小姐：蜜斯劉，你來看這紗怎麽樣！

劉小姐：倒是頂鮮麗的，這是英國料呢。

金小姐：不，你看每磅之間印有中文。

劉小姐：嗐，你要知道印有中文的東西多了，不竟是國貨哩。

金小姐：可是外國人瞧得起我們中國，還把中文印在貨品上，買點吧，買點吧！

●

女舍監：太不成話了！你現在才初中，便有這麽多的情書，將來還了得？

女生：將來？你放心決不會再有這個情形了。

女舍監：爲什麽？

女生：你自己心裏明白：過些年月，老啦！像你，誰現在還給你寫情書?!

●

斜頭女子寫：「…請賜我張相片，…好認識認識」

獨眼瞎覆：「對不住得狠，手頭沒有存餘的相片！容我來描寫一下，也和見「面一樣呢：我天生成一付高傲不苟的臉相，向以隻目視人，請你也把自己形容，諒來准是賽西施，王薔。」

斜頭女子覆：「我麽？雖不及西施，也不減王薔，不過談吐之間，情願用各種方法表示出我交朋友一向抱着要有斷頭之交的感情。」

●

短跑女將：姐姐，你把這一盒盒的棉花買回來幹嗎？

城裏姐姐：這是脫脂的，比女士福，吸收水分的量還要高。

短跑女將：我問你有什麽用，並不是……

城裏姐姐：小孩子，這都不知道？……

短跑女將：哦，我想到了，原來如此！姐姐這次同到這裏來，打算練短跑，跑的時候把這棉花濕透了水放在嘴裏，代替海綿，可是又那用得了這許多?!

●

檢票員：太太，你的狗要補票的？

某夫人：什麽？狗還要票？要補多少？

檢票員：××元×角×分

某夫人：就是人的半價票？

檢票員：是的，此地把狗和人是一樣地尊重的！

●

小六兒：老三，天橋去蹓躂蹓躂。

三兒：不陪儂啦！我要到北京飯店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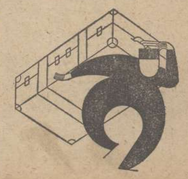
小六兒：嗐，現在可眞抖嚨！居然北京飯店也走動走動。

三兒：那有怎喝希奇？老三，我每天都要走幾次，就是六國飯店也少不了我?!

小六兒：哦！我眞小看三哥了！那麽三哥每天去幹嗎？

三兒：替外國人搨行李。

●



避難海外的公主：我出十倍的價錢請把那寶石轉買給我？

某富翁：你爲什麽一定要這顆寶石？

公主：因爲那上面刻着我父親的像。

某富翁：要知道我也非常愛牠呢。

公主：所以我出這大價錢。

某富翁：容我想個最好的辦法吧：你嫁我，那麽一切問題不就都可以迎刄而解了麽？

張英超作

夏的享受最前線

流行性感冒

（電影藝員的一羣）

黎明暉與「蝴蝶夫人」薛爾維亞雪萊

宋靜宜與閨閣派瑙瑪希拉

野玫瑰王人美與綠波范麗絲

陳玉梅與「賴婚」麗琳蓋許

「失足恨」談瑛與葛雷泰嘉寶

甜姐兒黎莉莉與南錫卡洛

瘦皮猴韓蘭根與勞萊及肥猪劉繼羣與哈台

高占非與「長脚爹爹」華納裴克

……話說金蓮陪着武松，在樓上說話未了，只見武大買了些酒菜菓餅歸家，放在廚下，走上樓來問道：大嫂你且下樓則箇。那婦人應道：你看那不曉得的，叔叔在此無人陪，你却交我撇了下去。武松道：嫂嫂請方便。婦人道：何不間壁請王乾娘來安排？只是這般不見便！武大便自去央了間壁王婆來，安排端正都拿上樓來，擺在桌子上；無非是些魚肉菓菜點心之類。隨卽盪上酒來，武大叫婦人坐了主位，武松對席，武大打橫，三人坐下，把酒來斟；武大篩酒，在各人面前，那婦人拿起酒來道：叔叔休怪，沒甚管待，請盃兒水酒。武松道：感謝嫂嫂，休這般說。武大只顧上下篩酒。那婦人笑容可掬，滿口兒叫叔叔：怎的肉菓兒也不揀一筷兒？揀好的遞將過來。武松是個直性的漢子，只把做親嫂嫂相待，誰知這婦人是箇使女出身，慣會小意兒；亦不想這婦人一片引人心。那婦人陪武松吃了幾盃酒，一雙眼只看着武松身上，武松吃他看不過，只得倒低了頭。吃了一歇，酒闌了，便起身，武大道：二哥沒事再吃幾盃兒去。武松道：生受我再來望哥哥嫂嫂罷。都送下樓來，出的門外，婦人便道：叔叔！你是必上心搬來家裏住；若是不搬來，俺兩口兒也吃別人笑話，親兄弟難比別人，與我們爭口氣，也是好處。武松道！既是嫂嫂厚意，今晚有行李便取來。婦人道：奴濱裏等候哩！正是「滿前野意無人識，幾點碧桃春自開」。當日武松來到縣前客店內收拾行李舖蓋，交土兵挑了，引到哥家，——那婦人見了強如拾得金寶一般歡喜，旋打掃一間房與武松安頓停當。——武松分付土兵同去，當晚就在哥家歇宿，次日早起，婦人也慌忙起來與他燒湯淨面。武松梳洗裹幘，出門去縣裏畫卯。婦人道：叔叔！畫了卯早些來家吃早飯，休去別處吃了。武松應的去了，到縣裏畫卯已畢，伺候了一早辰，回到家，那婦人又早齊齊整整安排下飯，三口兒同吃了飯，婦人雙手便捧一盃茶來，遞與武松。武松道：交嫂嫂生受，武松寢食不安，明日撥個土兵來使喚。那婦人連聲叫道：叔叔却怎生這般計較？自家骨肉，又不服事了別人，雖然有這小丫頭迎兒，奴家見她拿東拿西，蹀里蹀斜，也不穩她；就是撥了土兵來，那廝上鍋上灶，不乾淨，奴眼裏也看不上這等人。武松道：恁的却生受嫂嫂了。有詩爲證：「武松儀表豈風流？嫂嫂淫心不可收，籠絡歸來家裏住，相思常自看衾裯。」

神戶華僑生活（三）

蔚

●給國內的同胞

在第一訊發表後，得到編輯先生的指示，說那些話是不大好聽，要我找一點顯祖榮宗的事實。但我要在此特別的聲明一句，就是上次那些話完全都是有根據的事實。憑良心說，我何嘗不想找點令人看了眉飛色舞的話題，以免虛此一行，（按卽神戶一行）所以自從討了編輯先生的不滿後，更着意的向這方面去探訪，不料想找的找不着，不想再看到的却看到了。事情是一個代表的機關的內紛，是近來此地的大話題，但是在內地已是司空見慣，而且是過於慣有的事情，所以不再記下來。不過因此我已完全失去了對於此地的興味，不願再提筆記錄下去——這並不是對於此地的僑胞，特別感到輕蔑的意思。不過我原期待着一種新鮮的現像而來。而所見的實在是過於爲母國忠實的縮寫，所以使我失却了興味罷了——原想就此結束的，因覺尚有一段實情，是極有告訴國人的必要。

我在神戶發見有幾個華商，超越了一切國交的問題，無論在那一個時期，總繼續努力於貿易的。我有十二分的確信，這在一•二八當時，他們若在國內的任何一處地方，必定吃了幾個炸彈無疑，同時我也確信在現今，則無論那一個熱血兒，也決不會不罵他們一聲奸商的。在十多年前，日本漫畫家北澤樂天，曾有幅嘲諷我國排日貨的漫畫，寫着一個華人把衣服脫淸，用火燃着，自己却在旁邊發抖，下面却註道：「問他火熄後可會覺得冷嗎？」——自己沒有供給，才被人家這樣嘲笑，依此看來，近日的國貨運動，實在大有意義——不知是否有所感發於此，他們知道一時雖被罵爲奸商，結局却仍然是堂堂的紳商。諸位請不要說他們是老奸巨猾，要一世成功，或者是要學他們那樣才行，因爲近日的所謂抗日排日，多是某種人爲保持其地位的平衡而換的旗色而已！

在感情上看來，他們的所爲者可惡，但依事實冷靜的說，只減少了近百人的失業者，和因其失業而起生活的恐慌的家族，也是一件功德事。在事變之前，這裏百餘的華商，其十九是向南洋方面的輸出，可知我們在那邊的勢力也不少，而此勢力也非建在一朝一夕；自一•二八抗日的烽火燃燒起來，已經生了銹的排日貨的老手法，又復大大的流行起來，一般自命熱血的，都起來附從，神戶華商，自然也不在外。歷次從來的排日運動，這一次可謂最猛烈，因爲從不見過華商的排日而閉業返國像這一次的。但國人若以爲此常套手段，能夠難倒了我們狡猾多端的敵人，却是一個大大的誤算，我們十分鐘的熱血——比往日並多了五分鐘——只不過把數十年來努力而得的富源，給人家毫不費力的佔去了大半而已！到現在東洋貨的輸入內地，已成公開的祕密，到別的像南洋那種地方，當然再無人過問，故此近日華商的開辦者，有如雨後的春筍一樣，但向南洋方面的輸出，已給人家佔去了肥腴的一塊，所以都是營養不良的樣子。這當然是一種犧牲。成一事犧牲確實是必要的。不過我疑惑我們心中究竟是否十分滿足於此犧牲（按爲與日商競爭銷貨）的代價？

此外我還發見好幾個自認沒有國籍的華僑。那當然是一種憤世之言；我起先以爲他們是指政府的沒保護而言，後來得與其中的一人交談，才知是別一方面的話。聽他們說來，原是熱血家的一份兒，當事變勃發，還是他們最先同返內地去。但當他們還在船中，便受到一種委屈，就是同船的金山伯（註：到舊金山的客人）們，說他們所帶的行李是日貨，蜂湧着要拿來投到海中去。『他們在日本經商多年，食的穿的用的，自然只有日本貨，自己的私產，也只是這些，若拿來拋棄了，我們當然是受很大的損失，如是爲國家的話，也無所謂不可忍，但如此究於抗日上是否有多少効力？排日貨的眞意，是否就在這裏？』他有些興奮的說：『但我知道他們多是些紅脚甲者流，犯不着和他們費口舌，所以只一笑了之，那知到得國內，不論在關口，在市中，或在鄉間，都要因是東洋客而受到奚落，我們原只爲謀生而流浪東洋，既不是親日，也不是賣國，原與他處僑胞沒有分別，爲什麼要受這種特別的待遇呢？莫非到過東洋的就不是中國人不成？若然，我們不是成爲沒有國籍的人麼！』

他的意思，中國人只會自相欺負，對於闊步國中的眞東洋人，一眼不敢正視，而對於久客東洋的同胞，則給以比東洋人以上的屈辱。我聽了他的話，覺得也有其理，假使他們當時都把所有的日貨毀棄了，一時感情上當然暢快得很，但我相信我們的東鄰，也必覺得很寫意，因爲已歸他人的貨物，並不成爲他們的損失！而且這損失也決不是那一二的所有者的損失，因爲國民的損失應該就是國家的消耗啊！並且當今日本是正自誇耀着其貨物對世界如潮湧的進出，抗日也好，但排日貨這老招牌，以我個人的感想還是收下來，換上個積極些的新趣向吧！不過這些怎樣是好，橫豎論不到我來過問。

青年的媽媽對人說：『生了孩子眞是累贅！』
乖巧的孩子在背後想：『那麼媽媽當時爲了些什麼又要生我出來？』
陶基謀作

家庭生活素描之一

第一舍人

何容

新結婚的男人，出門總得帶着太太，或者說是被太太跟着，到生了頭一個孩子，更得抱着孩子。我的朋友某君（姑隱其名）是新婚未久的，雖然是同鄉又是北京大學同學，自結婚以後幾乎與我斷絕來往；昨天忽然來了，帶着太太，抱着孩子。

那孩子，看光景不過兩三個月，這一次還許是初次出門呢。我一見這位小後生，就向我的朋友道喜：『眞快！眞快！』他的太太聽了，連忙向我解釋道：『方才我們不是從家裏打的電話，我們在單牌樓買東西，在舖子裏打的。』我一聽，擰啦！只得再加解釋：『不是說您們二位來得眞快，是說「祂」來得眞快！』我的朋友似乎明白了，他說：『您說得是祂呀！結婚四個月生孩子，不是現代通例嗎？』

進屋，請坐，讓煙，讓茶，言歸正傳。

『我們今兒來，有事情求您，不知道您肯不肯？』男的先發言。

『什麼事？我是有求必應，只要辦得到』。

說實話，我眞有些害怕，怕他說借錢。我剛領了薪，說出來，又不能駁回。

『這孩子祂外祖母說要給祂認十二個乾媽才能成人，還得都要好姓兒的，姓何（活）的，姓劉（留）的最好。您當然也得算一個啦。』

『我也算一個乾媽？』

他太太也樂了。『不是，是讓您當乾爹。』——可是，何太太姓什麼？』

『那就讓她姓劉吧。』

『老爺姓何，太太當然也姓何。』還是我的朋友暢快些，不像他太太那麼認眞。然而他的話可有點兒侮辱女性。好在被侮辱的女性不在場，在場的女性沒被侮辱，沒關係。

『那麼我們這乾兒子叫什麼名字呢？』

『還沒起名兒呢，等您這乾爹給起呢。』朋友的太太如此說。

『那不能，一定早起好啦。』

『起倒是起了一個，就是祂媽不——』我的朋友還沒說完，就被太太推了一下，並且申斥一句：『你別瞎說八道啦，說正格的呢。』

然而他終於說出來了：『我想讓祂叫西齋，祂媽不願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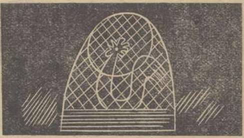
我有些茫然，腦筋裏輕輕地描一個「？」。一瞧那位太太，臉上泛上些紅潤之色，且曰：『您別聽他的，他淨瞎說八道。』於是我靈機一動，『哈哈哈……很好！很好！自葛天氏出，世人無復能得此名者矣！明兒長大了，我給祂起個別號，叫第一舍人。』（按舍人爲貴親）

他們告辭了。我到中原公司去給乾兒子買禮物，準備舉行認親儀式。

董天野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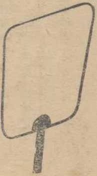
兒子：『先生說過見盜而不捕是失了當警官的天職……』
媽：『小孩子，懂得什麼？……』

討人嫌是老雄鷄，
才到天明不住啼；
催起情郎往外走，
教奴枕上受孤悽。



日落西山一點黃，
小姐妮揹棒趕黃狼；
黃狼脚小會偷鷄，
小姐妮脚小會偷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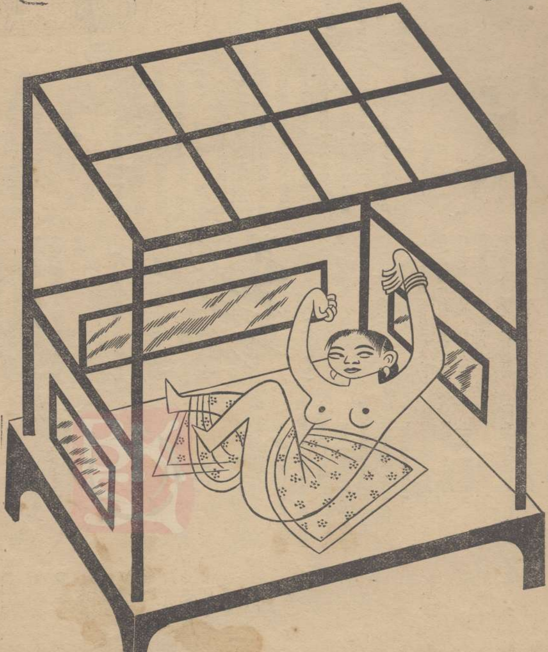
手剝蓮蓬心恨郎，
恨郎一去勿還鄉；
蓮蓬剝過餘空殼，
才郎去後剩空房。



一把扇子兩面紅，
相送姐姐扇蚊蟲；
姐姐莫嫌人事少，
全付相思在扇中。

太陽出來高又高，
姐在牙床伸懶腰；
伸過懶腰臉朝裏，
一雙小脚把被抓。

民間情歌



川 几 勺 千

都市文化尖端的皮肉相

黃嘉音作

（香豔肉感的尖端）

幾十年來，自從歐風美雨一陣陣地向東方吹打以後，據說，中國也文明起來了；非但文明而已，甚至產生了一個西歐文化的尖端。

尖端在那兒，文化的尖端在那兒？在黃浦江濱的上海！

上海有高聳入雲的巨廈，那是方形的鐵窗叫你數也數不清。

上海也有闊老，終日撫摸着那高漲的大肚皮喋喋地獰笑着。

上海有……

上海更有……

於是人們便說，西洋文化的尖端在上海！

●

報紙上的廣告欄滿登着香豔肉感的字眼。在生意衰落的時候，聰明的電影院老板總會利用少女的肉體來做號召觀衆的活動招牌的。

於是門可羅雀的影戲院，頓時便熱氣奔騰起來。幃幕啓處，幾個赤裸着身子的妙齡少女在台上載歌載舞着。看客們飢餓的眼睛給那粉紅色的肉體個大飽，於是便喜氣揚眉，欣然得意而歸。

這肉，這色，他們說，這是二十世紀西洋文化的尖端！

然而，在這尖端的背面，却是血，是淚！

（西洋的享樂法）

五彩的燈光照耀着平滑的地板。人們的臉在歡笑着。

男人打扮得活像西洋人，抱着旗袍曳地脂粉滿臉的摩登女郎在樂聲抑揚中且跳且舞，且談且笑着。

人們在享樂着。

他們又說，這是西洋文化的尖端。

然而，在這尖端之下，又是血，又是淚！

（文明的紳士）

●

在這西洋文化的尖端上，高尚的紳士和淑女們都學會了花洋錢，學會了坐汽車，學會了高舉香檳酒杯的技巧；養成了一付坐沙發的屁股，養成了一對欣賞西洋音樂的耳朵，以及一隻愛吃大菜愛講番話的嘴巴。這便是西洋文化所賜予的。這些便是在西洋文化的尖端上淌着的人物。

（文明的淑女）

農村破產了，高尚的紳士與淑女們，誰看見？

長城外滿是一片同胞扎掙於敵人鐵蹄下的呻吟聲，高尚的紳士與淑女們，誰聽見？

可是，他們却說，是二十世紀西洋文化的尖端！

不錯，這是文化的尖端！是色情文化的尖端……頹廢文化的尖端！病態文化的尖端！沒落文化的尖端！

（編者註一：例如某電影院開演梅花歌舞團歌舞表現時，其廣告列大號鉛字有云：『梅花怒放，落葉無遮，欲探梅心，此其時矣。』非『玉趾勾魂，媚聲攝魄，』等之句可以望其項背矣，市儈利用雅人筆緻，信狡焉哉！）

（編者註二：有『方丈重地，禁止擅入，』乃有富孀姘高僧獻養女的風流案，而更有法院以攸關風化的『禁止旁聽』牌揭示。是佛法的尖端化，豈止西洋文化的尖端乃爲尖端！森嚴的國家法律，亦不能不受此東西方向來的尖端潮流所冲激而爲尖端的藏垢納汚之媒疑。信乎醫家所謂病菌傳染，實有無微不至之勢！）

（尖端以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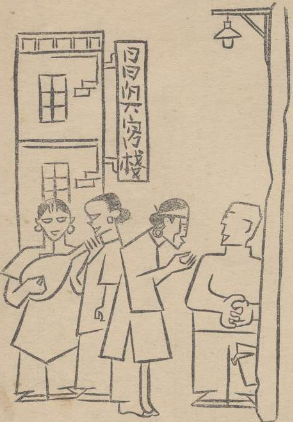
闊社會中出賣肉體的女人羣

（一）歌女

坐在歌臺中央，唱着撩人情絮的艷曲。一般別有用心的茶客們，就在這時候眉目傳情施行勾引手段，而肉的買賣也就在這種的環境裏逐步的造成了。

（二）私娼

每一個都市都有而廣州是不能例外的吧！在夜的場合裏，在堤西的屋頂花園，他們裝扮得妖妖嬈嬈的四出活動。運氣碰得好，一晚得六七塊錢。但因爲是不納捐的，常有「被拉」的恐惶，加果碰着不幸起碼要罰十多塊錢。



（三）瞽姬

在冷靜昏暗的路角，一對一對的立着，彈起了琵琶唱着迷惑的聲調，在招攬生意。她們是沒有眼睛的瞎人（註：有的是弄瞎的。）賣唱之外，常以很低的代價給一般勞働的人們作爲洩慾器啊！

（四）艇妹

是水上的娼女，晚上在堤畔卽三五成羣的叫着：「叫艇呀！」她們賣肉的代價是微薄的，祇費二角小洋還可找回四個銅版，便得一度接觸，因此成爲工人車伕們唯一的對象了。

（廣州）吳神符作

名片

發記大舞臺宣傳主任
兄妹點心店祕書長
東吳大學斥退生
VK廣告社總經理
吳興費公行事務顧問
怪老大

杜定友
交通大學圖

前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秘書
湖北省政府審查合格縣長
彭焯
紹古

上海大法總巡捕房顧問
黃金榮
錦鏞江

前南洋勸業會畫品陳列給予二等獎章
前巴拿馬賽會給予二等獎章
前東京中華南畫會會員
九江廬陰書畫社社員
前江西全省自治籌備處諮議
前江西賑務處委員
游信芳
枚谷江西臨

何秉倫大律師事務員
時事影片公司
恭賀
新禧
林吉姆鞠
鄙人病聾！如蒙賜教
請用筆談！庶易款洽
事務所上海四川
二三五號

前丹徒華亭永嘉錦縣各地方審判廳廳長
前武昌地方檢察廳檢察長
前浙江高等審判廳庭長
前江西第一高等審判分廳監督推事
特等獅豸章
律師袁希濂
仲濂
事務所 南京路雲南路口六百十一號匯
利公司二樓電話六三四〇〇號

中華民國十年
孫中山先生手書
王漢禮
西華德路七至九號
電話北二三七四

嗣漢六十三代天師
張恩溥
瑞齡江西貴溪龍虎山

雙料二百五
政治不敢談風月無可說之我
胡噓氣
浮雲吳縣

王世英百揆江蘇
前江蘇都督府參謀長勳四位陸軍中將銜
陸軍少將
國民革命陝甘討逆軍總指揮駐京辦公處處長

錯化佛藏

學校生活素描之一

藕先生傳

風俠

一張八掛式的面盤，烏黝黝地點綴着兩粒色情狂的眼珠，笑起來崩開磚般的牙齒，潰散出一股腥臭。他的頭髮因爲從小在鄉間多刮了光禿頭，現在粗硬如一叢茅柴樣地聳着，雖然時常用人家的木梳在整理，但終歸無效。

藕先生來自鄉間，據說平生的識見不算不小，脚底踏過的地方，已經超過三百餘里。平常不喜歡講話，他腦子裏忙碌的是怎樣來節省一個銅板，怎樣來平安地佔人家的光。他的哲學是：「你的好比我的；我的不好碰的。」

藕先生因爲二十八歲尙沒有娶老婆，照照鏡子，又覺得尊容太呆板。因此他決計用雪花粉政策來改頭換面，每天要塗三次，把額上的六路圓路（註：上海兜得轉的電車）趺得平滿地，有時連眉毛裏也擠滿了點點白雪。這些粉並不是藕先生已買的，是同事們置備的，他以爲塗了些又不値幾個錢，並且天熱了，那些粉不用完便會腐壞，所以他揩人家的油還算是合理的，道德的。藕先生一樣希望亂碍般的牙齒漂白些，他又理直氣壯地開始應用同事們的牙粉，便有人惱起他來，他却在人前大發議論道：「我們人類要抱天下爲家的精神，不分你我才好。只要看我平日，那看廟老人把我一雙字紙倒了去，我從沒有說他半句話。」一般被揩油的同事，都有嘆着氣向後轉。倘使藕先生某天穿了人家的襪子，別人就只好故意當不知道，如果你去責問他，他馬上會回答：「喔唷，這們小氣，一雙襪有什麼稀奇，買還了你新的，也不過三四角錢。」

藕先生最信仰航空獎券，但連買了半年沒有着半個字，現在性急得頭髮有幾根白了，他長嘆着，獎券號碼用阿拉伯字，此中定有弊病，因爲6字倒轉來便是個9字，這樣便靠不住。他的理想是要得中特獎五十萬，成一富翁，有機會便做一任官，獨當一面，聊雪依人作嫁之恥，可是希望終究是落空，因此他便向別方面發洩自己的牢騷，方式約有下列數種：

一、朋友們討債條子來時，他批：「面子有關，應毋庸議；一俟發薪，再行奉趙……」

二、對待校役：「阿大：着卽盛面水一盆前來，毋延切切……」

三、對學生疑問答完之後，接道：「爾等須知本教員十年窗下，從未讀過白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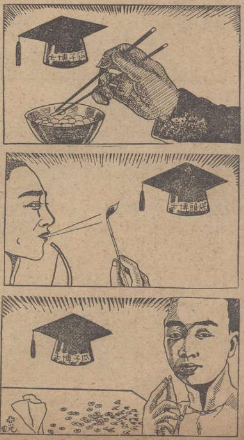
並且，在膳食時，藕先生一聞鐘聲，第一個搶先趕去，直了脚梗「Don! Don! Don!」踏着地板，活像一塊活動石碑出現在衆人面前，搶上一個座位，摸開了兩臂，以示「唯一無二，」大家心裏明白，從不和他去搶。一天，他發覺他的自私心給人批評爲「如此曲死，不能獨當面於事業，却只獨當一面於飯桶」後，他便想了個方法，在座位搶好以後，忙將面前另一副箸匙，轉移旁位。從此同事們都不和他講話，以示尊重。

旋後，伶俐學生們私自給他提出一個綽號，叫「藕胖」，這並不是說他像一節藕，因爲他來自僻鄉藕塘橋，少見世面，有的是一般泥土氣。

現在藕先生病倒了，他正憂慮着沒有義務的醫生。

醫生：『老先生，你的頸骨怎樣會脫落的？』
老學究：『唉！唉！現在的世界眞越鬧越不成樣，氣得如此的。』
醫生：『喔！原來你的腦袋就爲了看不慣時世而搖脫的。』
老學究：『現在你用什麼方法醫治呢？』
醫生：『唉…惟有先拿臭藥水洗過後再接上去。』

張樂平作



（一）「的篤」（二）「吐呼」（三）「格坯」世傳的三絕。

胡亞光作

新婚聯語

胡尙遵選

「男大當婚，女大當嫁」，此孔子至理名言也！而婚嫁結成「燕好」，且禮尙往來，文采風流，於是恭賀新婚之聯語，亦應運而生矣。惟婚聯每多千篇一律之歌功頌德，絕少別闢蹊徑之談笑風生！但前閱本刊——時代漫畫，第三期鼓上蚤日記，內載詼諧的婚聯，殊異想天開；深覺逸趣橫生，耐人尋味！今我亦不揣冒昧，就見聞之所及，作模仿之獵取，東施效顰耶？狗尾續貂乎？在所不計耳。

譬如佳肴，人皆饞嘴：現亦卽逢迎讀者之高尙嗜好，故特「洗手作羹湯」似的，敬繼續烹調此類美味以獻，海內明達，想必樂蒞一嘗也；幸甚！抑又聞之，四喜詩曰：「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掛名時」。可見「新婚」爲因緣美滿！所謂郎才女貌，好合百年；亦人生歷程之可貴階段，允稱賞心樂事也。「天下老鴉一般黑」，人皆有新婚之一日：既結婚的，看此「聯語」，足以引起甜蜜之往事，珍愛的回憶；融會貫通，尤可獲會心的微笑也！未結婚的，看此「聯語」，更不必垂涎三尺，請拭目以待之，或藉此「望梅止渴，畫餅充飢」亦可。是爲序言，下乃正文：——

模特兒：『……嗯……』
畫家：『嗯……請不要動，這正是個最好不過的姿勢。』
模特兒：『不，怪癢癢得難受——一個蒼蠅在我身上爬。』
陶謀基作

陳君二奇，人所豔稱，蓋陳君從戎有年，前歲與鍾女士舉行文明結婚，合巹之夕，俗有抄箱之例，以稽新娘奩儀，箱笥都窶窶；女士啓匣出一聯授陳君曰：「此卽某之之薄奩也」。聯云：「花徑不曾緣客掃」·「蓬門今始爲君開」。適有友以「聞鷄起舞」匾額相遺者，因之戚友莫不稱誦云。蓋「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誠匪夷所思也！

新婚之聯，佳者較少，近年留心報載，謹爲錄存，間亦多幽默意味者，如戲贈新婚云：「形學須從三角驗」，「測量初到幾何深」。又「嬌揩紅袖研生理」，「笑脫青衫試體操」，分欵校課，天衣無縫；又賀戲巫二姓婚聯云：「雙口並頭，下部偏能勇敢」，「二人對腹，中間用些工夫」，尤香豔可誦。

某君撰聯賀其友新婚云：「國事維艱，臥榻豈容甘睡夢」，「時機已至，舞臺大好造英雄」。妙語雙關，諧不傷雅，洵讀聯中不可多得之作。又紀曉嵐先生，喜爲滑稽，嘗贈其中表牛稔文之子娶婦聯云：「繡閣團圝同望月」，「香閨靜好對彈琴」。牛見而珍視之，以爲足可輝生屏幛！莫喻「請君入甕」，戲用「對牛彈琴」之典故也。

曩聞潘何二姓結婚，潘爲男家，何爲女家；女家曰：「吾女無所望，但願到彼家，有飯喫足矣」！男家曰：「我亦何望，但願媳婦進門，以爲抱孫之地」。某賀以對聯云：「有水有田方有米」，「添人添口便添丁」。又呂徐二姓結婚，呂女有不貞名，徐兒好結交匪類，不務正業，某嘲以對聯云：「呂氏姑娘，下口大於上口」，「徐家子弟，邪人多過正人」，皆巧妙。

有七十翁，以獨眠不能溫，而藉口納妾者，或賀之以聯句云：「古禮堪徵，特爲非人不暖」！「浮生若夢，要知爲歡幾何」？又一聯云：「露電觀心，無遮無礙」。「雲烟過眼，卽色卽空」。措辭如流水，映行雲，眞可做箴銘矣！

年前曾赴美洲獻技，贏得好評如雪片，且未費吹灰之力，榮傳文學博士而歸之梅蘭芳，固爲戲劇專家，盡人皆知的旦角。聞昔日，其新婚時，名流多有題贈，有一聯云：「安能辨我是雌雄，想華月金樽，也曾脂粉登場，爲他人作嫁」，「畢竟可兒好身手，趁椒風錦幌，莫把葫蘆依樣，舍正路弗由」。韻事流傳，聞者絕倒，然未免太傷忠厚矣。

粵人何淡如，淸孝廉公也，才華發越，卓然不羣。有年家子某，以十一月行婚禮，何贈以聯云：「雪點梅花，昨夜不知五六出」，「灰飛葭管，新陽僅入二三分」。蓋年家子猶雛，故以是戲之。妙語雙關，詆感雅馴，不覺俗氛，一時傳誦云。

肉體與誘惑

主顧：『這樣子量尺寸，準可以做得合身材嗎？』

裁縫：『如果小姐還不放心，最好連這件也脫掉。』

竇宗洛作

又近日某君內弟將結婚，新官人新娘子都是十八歲，好日揀在十二月初三；內弟函請某君撰一付房對，並且限定要用新造的句子。不得已某君將他們的年紀與好日做了一副對子，「一樣芳年年年十八」，「半彎眉月月月初三」。又附註道：『請勿讀作「一樣芳，年年年十八歲之誚也。」』

據杭報副刊沙發「文壇小盆景」載：『藝術家司徒喬，能文，但絕少發表，只以作封面畫聞於時。年前，他歸自美洲，追求馮伊湄女士甚力。馮感其多情，乃許婚焉。結婚時，嶺南大學校長鍾榮光爲之證婚。鍾善詼諧，引毛詩喬木之章爲喻，闔座爲之捧腹，新娘亦笑不可仰。有集毛詩二句以貽新夫婦云：「遷喬木於幽谷」，「俟伊人兮水湄」。二語均嵌有新夫婦的名字，首句尤妙不可言』。亦可以意會，不可言傳耳。

月前攝影畫報「文藝界」，亦登「樊仲雲娶妻妙聯」，緣前「社會與教育」的編者樊仲雲，年近四十，尚未娶妻，他常常説：「終身願盡力學術，抱獨身主義」。又説，「結婚的人都是自討苦吃的傻子，世上只有不結婚的人才配談學術與革命」。不料這位獨身主義者樊老先生最近居然和薩孟武妹妹的結起婚來，於是他的友人作了一付賀聯嘲笑他道：『「獨身主義」的取消派，何故也「自討苦吃」，『社會科學的著作家，胡爲乎亦做「傻子」。』清淺可喜能解人頤。

黃文農作

（一）
江北小孩子赤裸裸，
爹娘雖窮苦，
有錢的休想來買他去！

（二）
模特兒赤裸裸，
她心意淨潔，
不售此清白身。

（三）
舊情人潛進了閨房，
長嘆道：
「摩登衣飾造成了這摩登女！」
頃刻之間，
落英繽紛，
開箱倒篋無數的付之一剪。
莫非使她無遮無掩，赤裸裸的給路人論值討價麼!?
（讀者注意：本畫並非影射上海某外國公寓中之康克令女郎情變事）

剛要小便　巡捕干涉

「不准沿路小便，違者處罰!」
「我又沒有小便。」
「不是小便做甚麼?」
「不相信，可以拿出來看。」

陳涓隱作

無責任的賴

無處不含酸素。　張樂平作

編者尾聲

●這期改進的諸點在讀者祇要比較前幾期就會會意，我們處處是替讀者利益打算的，用不到我在此地誇口。

●這期封面是張振宇先生傑作『南海一美人魚，』有感於將來世界運動要爭無上光榮，少數人材是太不夠勁。

●我對撰稿的態度，極不偏於主觀的，不過對文畫的本質方面非凡重視，所以來稿退者要求勿灰心，請再鼓勇前進，我是主張顧全投稿人利益同樣是很占重要位置的。

兜安氏秘製保腎丸

使君腎力强健

背痛腰痠精神不振即為腎虧現象速服兜安氏保腎丸便可病去身健重使生活愉快此丸專治腎虧諸症素稱效驗患者速服之試看其恢復康健之如何迅速患者除服兜安氏保腎丸以治其腎病更宜兼服兜安氏小粒通便丸以清腸胃

上海江西路四八九號兜安氏西藥公司　各埠藥房均有出售

時代漫畫

第六期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叁肆零染號

二十三年六月二十日

每冊二角

主編　魯少飛
發行　張光宇
出版　時代圖書公司

定報價目

冊數	全年十二冊	半年六冊
國內	二元四角	一元二角
國外	四元	二元

寄費在內郵票代洋實足通用　日本台灣朝鮮作內算香港澳門作國外算

編輯所　上海漢口路同安里內電話九三六八八
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三〇〇號電話九二〇三一

MODERN SKETCH
Published by The
MODERN PUBLICATIONS LTD.
300 Foochow Road, Shanghai
Tel. 92031

廣告價目

地位	封底	封裏	封裏	底封裏	底封裏	普通	普通	普通
面積	全頁	全頁	半頁	全頁	半頁	全頁	半頁	1/4
價格	一百廿元	八十五元	五十元	七十元	四十元	五十元	三十五元	二十五元

跳舞場裏相好的酸溜彈

胡考作

（註：相好者類乎上海俗諺所謂姘頭也。）

五大定期刊物

時代　萬象　論語

時代漫畫　時代電影

★

時代圖書公司

7079